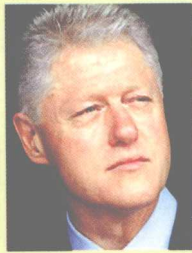


世界名人百传

十大总统

盛恩泽等 编写



他们或是运筹帷幄的政治领袖；
或是评点世间万象的文学泰斗；
或是彪炳史册的传奇英雄人物；
或是点石成金的商界奇才……
这是一段百味人生的成长记录，
这是一幅叱咤风云的名人画卷！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817/4



世界名人百传



盛恩泽等 编写



七
太
总
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大总统/盛恩泽等编写. —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07. 6

(世界名人百传)

ISBN 978-7-5371-4297-7

I. 十… II. 盛… III. 总统一列传—世界
IV. K8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81963 号

十大总统

盛恩泽等 编写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胜利路 100 号 邮编:830001)

北京市朝教印刷厂印刷 印数:1-3000

850×1168 毫米 32 开 10 印张 237 千字

2007 年 6 月修订版 2007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71-4297-7 定价:32.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一、美国“国父”——华盛顿 / 1

1. 山野草民
2. 爱情与残杀
3. 挣扎和幻灭
4. 告别战争
5. 天伦之乐
6. 告别演说
7. 重返故里

二、丑陋而善良的总统——林肯 / 37

1. 北方的将军
2. 焦急的等待
3. 热闹的相聚
4. 慈悲与同情
5. 伟大的献身

三、充满魅力的总统——肯尼迪 / 67

1. 家庭熏陶
2. 初露锋芒
3. 执政伊始

4.惊人之举

5.民权运动

6.陷入泥潭

7.遇害身亡

四、扭转乾坤的巨人——杜鲁门 / 101

1.弃学谋生

2.迟来的爱

3.初入政坛

4.秘密武器

5.修理内政

6.连任总统

7.朝战泥潭

8.归乡立传

五、才智出众的总统——尼克松 / 131

1.艰辛童年

2.跻身政坛

3.大选受挫

4.入主白宫

5.权力巅峰

6.卷入“水门”

六、毁誉参半的总统——布什 / 167

1.名门宠儿

2.石油巨商

3.外交使节

- 4.最佳副手
- 5.入主白宫
- 6.“两个布什”
- 7.荣归故里

七、发现不了自己缺点的总统——赫鲁晓夫 / 207

- 1.早年时期
- 2.走进“学堂”
- 3.踏上高台
- 4.卫国战争
- 5.走下圣坛

八、被自己打败的总统——戈尔巴乔夫 / 233

- 1.动荡童年
- 2.大学时代
- 3.早期政治
- 4.总统执政
- 5.“八月事件”
- 6.辞职演说

九、“民主斗士”——叶利钦 / 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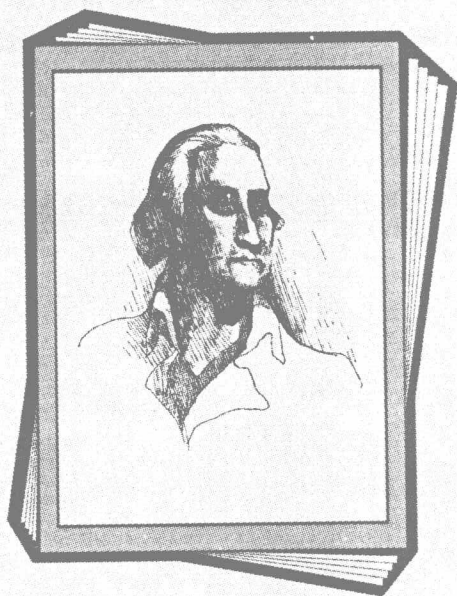
- 1.顽皮少年
- 2.步入政坛
- 3.帝国落日
- 4.炮轰白宫
- 5.谁在拍板
- 6.频频失态

十、“打不倒的小子”——克林顿 / 285

1. 不幸出身
2. 学生领袖
3. 施政重教
4. 政绩卓然
5. 入主白宫
6. 蝉联总统

“父国”国美

—— 卅盦





①山野草民

还从未有任何一个美国人像乔治·华盛顿被完全地误解了的。根据他的出身和他所受的培养,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个富裕、保守而且亲英的弗吉尼亚贵族。而事实上,他的青年时代是在贫困的生活环境中度过的。他从未踏上过英国的土地,也没有去过欧洲其它任何地方。17岁时,他便开始独立谋生,当一名划分定居地边缘森林界限的勘测员。很快,这片蛮荒之地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起初,他充当在冰天雪地的原始森林中寻找法国人的使者;后来在差不多整整5年当中,他都在和印第安人作战。

在安德鲁·杰克逊的历届前任中,要算华盛顿是非教化色彩最浓的一位美国总统。他受过的正规教育比杰克逊少,甚至还不如林肯。杰克逊和林肯都学过法律,而华盛顿所受的全部教育也超不过我们所认为的小学程度而已。

1732年2月11日,在离波普河汇入波托马克河处不远的一间陋室里,我们这位未来的英雄降临到人世。他出生时的那所房子早已荡然无存。乔治尚在襁褓中时,他家搬到了40英里外波托马克河陡峭的河岸上即后来的芒特弗农的一幢带阁楼的农舍中。乔治6岁时,全家再度迁徙。这次从乔治渡过童年时代的弗雷德里克斯堡迁至拉帕汉诺克河对岸的农庄。根据乔治11岁那年家



庭的财产清单来看,他们当时过着简朴而舒适的生活。家里有6个房间,楼上2间,楼下4间,房间里拥挤地摆放着13张床和一张长沙发椅。床上用品中有6套好被褥,10套质地差些的被褥,还有17只枕套。这家人最引以自豪的财产是一些他们称为“银器”的物件:一把大汤匙,18只小调羹,7只茶匙,一块表和一把剑,总共值25镑10先令。他们虽然还有两套瓷茶具,但瓷盘却只有11只,而且绝大多数家用器皿都是木制品。尽管如此,奥古斯丁还是拥有20个奴隶,其中身强力壮者7人,普通劳力8人,其余5人还不能干活。

华盛顿家原打算让乔治像父亲和两个同父异母兄弟一样到英国上学。乔治后来却不赞成送他到外国上学,认为会削弱美国人向往自由的热情。不过,他本人并没有作过这种尝试。他1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去国外求学的希望也就化为泡影。随后的几年中,乔治一直落落寡欢。

奥古斯丁·华盛顿把他那份不大的家产大部分留给了长子和次子,即乔治的两个异母兄长。他家居住的渡口农庄虽然最终还是传给了乔治,但掌握房产的却是乔治的母亲。在她漫长的一生中,她始终都没有放弃过这份财产。

玛丽·鲍尔·华盛顿是个倔强、固执己见的女人。她的父母早逝,她在很大程度上靠自力长大成人,25岁时才结婚。按照弗吉尼亚的风俗,她早就算是老姑娘了。奥古斯丁·华盛顿死后,她没有再嫁,她把毕生的感情都倾注在她儿子乔治身上。这是一种强烈的独占性的感情,儿子从事的任何职业她都一概加以反对,甚至当总司令和总统都不例外。她激烈地指责抱怨儿子,说他忘恩负义,对母亲不孝顺。

父亲死后,乔治就在母亲殷切的目光下充当起弟弟和妹妹的当家人。他11岁就代替了父亲,成了暴躁的母亲的主要依靠,也是她的主要牺牲品。这位未来的合众国之父,当时则是尽一切



可能地频频逃避责任。他又为自己找了一个代父的兄长,这就是比他大14岁的同父异母哥哥劳伦斯。

当时英军为了远征西班牙在西印度群岛的卡塔赫纳据点,征募了一团美洲士兵编入正规军中。劳伦斯当上了美洲团的军官,乔治对军事的热忱也被哥哥激发起来。这位毕生渴慕建立军事功勋的少年,当时该是何等羡慕哥哥的那身红色军装!不久,到了激动人心的告别时刻,接着便传来有关哥哥军事冒险的种种传闻和正式战报,最后,劳伦斯终于幸运地回到了家园。他向弟弟讲述了英国军官怎样侮辱美洲团队的官兵。这位少年尽管不曾忘记他的话,但他充当一名英国正规军的职业军人的理想却没有因此而有所改变。

可能正是由于母亲对他的挚爱,华盛顿童年时期使用的课本被保存了下来。从这些课本看,他学过的最高深的功课,要算初等几何学和天体的黄道带结构。

华盛顿学习了实际勘测技术;他曾经策马涉过因山间融雪而暴涨的河流;也曾经遇到一队高举一张带发头皮的印第安人,给了他们一点酒后,他们还兴高采烈地表演了一出战斗之舞;华盛顿还曾在蓝岭山上迷过路,在那里碰到过一条响尾蛇。这一切都令他兴奋异常。在狂风呼啸的三四月间的那31个日日夜夜里,他把他的心永远留在了美洲西部。

华盛顿之所以参加探险旅行,主要是为了从中寻求刺激,不过这个十多岁的孩子也明白他得挣些钱。他后来曾经反复写道:人们对于自己的处境,往往不是按照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判断,而是通过与他人的比较来判断的。所以,尽管他并不缺衣少食,他仍然羞于将他结交的那些朋友邀请到母亲每况愈下的农庄里作客。还有一段文字记载表明,由于没有钱给马匹买饲料,他甚至有几次无法外出参加舞会。正因为如此,他在17岁时就开始当起了蓝岭地区的土地勘察员。18岁时,他买下了他的第一批



地产：谢南多厄河的支流牛皮溪畔的1459英亩土地。

正当华盛顿开始在这个世界上探索自己的道路时，一场缓慢的然而极度痛苦的悲剧像乌云一样笼罩了他的心：他敬爱的哥哥劳伦斯染上恶性肺结核。乔治陪伴这位生命垂危的朋友前往巴巴多斯，指望热带气候或许可以治愈这种疾病。这是他惟一的一次海上旅行，也是他惟一一次跨出未来的美利坚合众国疆界的旅行。他在日记中用孩子般的口吻记述了旅途见闻，但是在他后来的全部著作中，都没有提及这次旅行，也没有暗示过他曾去过热带。当劳伦斯在咳嗽中溘然长逝时，那幅景象实在令人惨不忍睹。华盛顿自己也染上了天花。但是，这场病却为他带来了后福：他康复以后，便有了对付天花——日后美国革命中最凶恶的敌人——的抵抗力。

如同在其它的殖民地一样，在弗吉尼亚每个乡镇都有一支志愿民兵队，这支军事力量可能更像是男子饮酒俱乐部或者政治俱乐部一类的组织。劳伦斯当过弗吉尼亚殖民地民兵联队的副官长，他一定看到民兵们已掌握了以下的军事技能：他们可以不乱作一团地完成编队训练。劳伦斯一死，乔治便着手谋求哥哥的职位。他是按照费尔法克斯家族的方式行事的：他并不以精通军事的专家形象出现，而是通过半社交形式拜访一些有影响的政府官员来达到目的。就这样，遵循贵族圈子里的惯例，他20岁时就获得了少校军衔，他的职责是训练民兵们掌握连他自己也没有掌握的军事技能。

在欧洲的王公大臣们中，这个小人物实在卑下得微不足道。然而，就是这个山野草民即将在偏僻的林莽中打响触发世界战争的第一枪。



② 爱情与残杀

1754年12月,华盛顿以1.5万磅烟草的年租从他的同父异母哥哥劳伦斯的遗孀手里租下芒特弗农及常驻农庄里的18个奴隶。他打定主意要当一个种植园主。虽然,正如他所言:“我(仍然)渴望从军”,但他还是轻蔑地拒绝了新任英军司令、马里兰总督霍雷肖·夏普让他当山地问题顾问的提议。授与他的上校军衔纯属荣誉职称。他写信说:“我的弱点必然为你所不齿。”

华盛顿在芒特弗农时,一个女人曾使他心烦意乱,神魂颠倒。在他业已名扬天下、垂垂老暮之时,他仍写信给她,说他此后的一生中,没有一件事情,“乃至所有事情的总和,能够从我心中抹去和你共享的那些欢乐的时刻,那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可是华盛顿一生中最炽热的爱情注定要染上阴郁的色彩。萨莉是个有夫之妇,她是他的近邻和密友乔治·威廉·费尔法克斯的妻子。

华盛顿在爱情上决不是那种朝三暮四的人。他第一次看见萨莉时,她18岁,他自己才16岁。她是嫁到贝尔沃的新娘。年长两岁当时必定是个障碍。当二八少年长成了巨人,他的军事冒险震惊了全弗吉尼亚。很难给他们的关系的性质下个确切的定义。华盛顿曾打算写给萨莉他所能想出的“一千句温柔的话儿”。一个与他们俩关系不错的女子在他在纳塞西蒂堡失败前夕曾劝他去追求“某位不曾相识的女子,这样的女子也许能补偿你受过的所有磨难”,她劝华盛顿淡忘“过去所有的欢乐时光”。不过,无论什么飞短流长都没能影响华盛顿与萨莉丈夫的友谊,这位追求者始终是贝尔沃受欢迎的人。

萨莉·卡里与她婆家费尔法克斯家族的人不一样,她是个(原来就是)地道的美洲人。她出身于弗吉尼亚最富裕的、最有教



养的人家。她留下的惟一的画像是一幅早期的拙劣的作品。不过仍看得出她额角很高，黛眉如弓，黑眼睛既大又深，鼻子的线条端庄典雅，脖子修长，削肩。在华盛顿的眼中，她“快活、幽默……还有什么呢？”她的这位不可抗拒的仰慕者似乎将她追求到某种忘乎所以地卖弄风情的地步。在保留下来的华盛顿给她的信件中，他总像一个深知旧梦不可重温的恋人似的苦诉衷情。她不许他给她写信，然而一旦他就此退缩了，她便开始进攻，写一封言辞动人的信来，让他永远心神不宁。

英法虽然没有正式宣战，两国之间的纠纷却日渐增多。波托马克河从华盛顿的草场边流过，一支英国舰队曾逆流而上。1755年3月，爱德华·布雷多克少将率领两个英国军团来到亚历山德里亚。他邀请当地人参观阅兵式时，乔治和萨莉各自雄心勃勃。萨莉想让这位英国正规军军人叹服，在所有的女人中，她的衣饰最为亮丽动人；乔治则希望与将军搭上某种关系，以便使其军事生涯一帆风顺并能获得更多的“军事艺术的知识”。

阅兵式使乔治发现他是何等需要这些知识。他生平第一次看到正规军操练的精确性，看到密集的队列如何像波涛起伏的河流一样朝任何方向转弯、前进。他从来没想到一支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有这么好，这么多，这么复杂的装备。这些东西使他目瞪口呆。

在得到将军的青睐上，乔治比萨莉干得出色。一位名叫华德罗普夫人的女人抢了萨莉的风头，但布雷多克少将却得知，华盛顿比起其他人来，对荒山野岭更为了解，而这些地方正是他的部队前去攻占俄亥俄河岔口上迪尤肯堡的必经之地。布雷多克对这位热情而又庄重的殖民地人印象相当深刻（几乎所有见过乔治的人都会如此），他召集了一个会议来决定华盛顿在此次战役中的作用。

在接受任命的第一天，正当华盛顿要出发去亚历山德里亚



时,芒特弗农的车道上传来了马蹄声,这时,他的母亲冲了进来。她已经听说了他儿子的愿望,伤心地说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抱怨他丢弃对她的责任。华盛顿听着她的哀诉,竭力安慰她,眼睁睁看着时针不停地前进。离指定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个时刻可是他认为的命运攸关的时刻啊,但他不忍抛开母亲离去。最后还是她自己怒气冲冲地跺着脚走了,然后他才又去找布雷多克,布雷多克并没因此生气。鉴于这位将军无法授与华盛顿他认为合适的军衔,华盛顿同意作为志愿人员在司令部供职。

③ 挣扎和幻灭

弗吉尼亚议会决定组建自己的军队,建制1200至2000人不等。22岁的华盛顿被推举为“弗吉尼亚军团上校,全弗吉尼亚武装部队总司令”。尽管他对自己的能力仍没有足够信心,但他感到此事与他的名望息息相关,他必须把一切权柄操在自己手中,而不是仰人鼻息。他希望亲自任命军官,亲自操办粮秣装备。议会也乐得撂担子,把所有军事事务统统交给华盛顿一手经办。这样,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为20年后领导一场震惊世界的事业做好了多方面的准备。

此时,他处境极为艰难,比后来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独立战争期间,大部分士兵对他们为之战斗的目标怀有坚定的信仰,而现在却大不一样。弗吉尼亚的征兵法对穷苦百姓极为不公,被抓来当兵的人都愤愤不平。在华盛顿的军事生涯中,开小差始终是件头痛事。他就是在这种最困难的环境的磨炼中学会恩威并用、软硬兼施,用激励人心的领导艺术来控制部下的。

在供给问题上,华盛顿也遇到许多难题。后来,类似的问题也常使他伤脑筋。按理说,他可以利用现有的法律,但实际上这些法律不啻一纸空文。缺钱是常事,好不容易弄来些马车运送给



养,最后却落得连车带马在丛林中跑得无影无踪。更糟糕的是,弗吉尼亚没有什么制成品,许多必需品都不得不到宾夕法尼亚去买,而宾夕法尼亚又不肯收弗吉尼亚印的钞票。为了让营房里有士兵,士兵有饭吃,有武器,华盛顿哪怕是对事情的细枝末节都是殚精竭虑,不敢掉以轻心。

布雷多克大败之后的这一作战季节的末期,印第安人搞过一些袭击,大约70个移民被杀或失踪,但边界地区并没有真正大动干戈。最使华盛顿恼火的事还是英国人对待殖民地居民的盛气凌人的架势,以及各殖民地之间相互敌对的态度。

对弗吉尼亚来说,坎伯兰要塞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沿哨所,但它却在马里兰境内。要塞中隐伏着一位名叫约翰·达格沃思的中年马里兰人。虽然此人官衔仅及上尉,但他自恃在英国正规军中供职,所以自认为比弗吉尼亚总司令还要高出一头。在马里兰总督夏普的支持下,他对华盛顿的部队发号施令,强行占用华盛顿千辛万苦征集来的军需品。

华盛顿怒不可遏,无法同他的部队一同驻在坎伯兰要塞。他的愤慨在弗吉尼亚政界头面人物中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连丁威迪也担心起来,惟恐那位来自马里兰的低级正规军军官的狂妄会把弗吉尼亚的军备成果毁于一旦。他给驻北美英军临时总司令、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威廉·雪利写信,希望对达格沃思严加管束。此外,丁威迪还说,如果能将弗吉尼亚军团并入正规军(哪怕只在战争冲突期间),可期避免类似事件再度发生。这些意见无疑是华盛顿鼓动的结果。丁威迪已感到这位朝气蓬勃的青年所起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了。

1756年2月,在寒冬使所有林间战事都停顿下来之后,华盛顿骑马去马萨诸塞向雪利总督游说。这位青年军官既有得体的军人风度,又具有弗吉尼亚人的尊严。他和他的同伴们穿着他亲自为其军团设计的军装——饰有金银饰带的红蓝制服。两名仆